

萬有文庫

第一二集簡編五編百種

王雲五主編

嵇中散集

嵇康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嵇中散集卷第一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秀才答四首附

幽憤詩一首

述志詩二首

遊仙詩一首

六言十首

重作四言詩一首

思親詩一首

郭遐周贈三首附

郭遐叔贈四首附

答二郭三首

與阮德如一首

阮德如答二首附

酒會詩七首

雜詩一首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十九首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
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罟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委就長纓，卒爲時所羈。
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

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沐彼長川，言息其滌。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奔奔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無頫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蹰，仰顧我友。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
良馬旣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蹠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眄生姿。
瞻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畋，其樂只且。

凌高遠晦。俯仰咨嗟。怨彼幽蟻。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
乘流遠逝。抱恨山阿。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儻弄音。感寤馳情。思我所欽。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灔澦。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
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郢人逝矣。誰可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旨酒盈尊。莫與交歡。瑟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佳人不存。能不永歎。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自樂。遠遊可珍。舍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
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餓。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秀才答四首附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綠水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

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遊則鶴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爲表裏列仙徇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原孔父策良駒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視變安能遷。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邙丘青林華茂青鳥羣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噭瓊枝結心皓素終始不虧。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織緣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余不敏好善閹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躁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蟄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潔身滄浪豈云能補噫嘻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

世務紛紜。祇攬子情。安樂必誠。迺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殊類難偏周。鄙議紛流離。轔軻丁悔客。雅志不得施。耕耘感寧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淹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沖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

斥鵠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蟠蛭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輝。願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六言十首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
知慈用

爲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殉榮馳慾。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惠滋

位高世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擾。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已。靜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顧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萍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梁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

重作四言詩七首

一作胡行秋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招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慾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顏回短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遇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擊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

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恆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涕汎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獨技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予驕。願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郭遐周贈三首附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以倡佯。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予與嵇生。未面分好章。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減。援筆執鳴琴。攜手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願於姬姜。予心好永年。永懷樂康。我友不期卒。改計適他方。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別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生倏忽將永遠。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違。言別在斯須。愁焉如調饑。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得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傳說。寒谷納白

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此不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曷哉乎嵇生敬德在慎軀

郭遐叔贈四首附

每念遘會惟日不足听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忧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連想神往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筭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增其憤怨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限越如何君子超將遠邁我情願關我言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忉怛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任等賢蹤衆鳥羣相追鶩鳥獨無雙何必相响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心有緣復來東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贊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願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

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三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粉華。
坎壈趣世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
豈若翔區外，汎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
鸞鳳避羈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王輿。至人存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
所好亮若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與阮德如一首

阮德如答二首附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如蘭。疇昔恨不早，既而侔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憂歎。
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
未若捐外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閭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
生生在豫積，勿以忧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決，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

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簣冕。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尙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辛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憩斯土。與子達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離。一別爲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步懷想象。遊目屢太行。撫轆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災。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剗腸。新詩何篤穩。申詠增慨忼。舒檢話良訊。終然永厭藏。還誓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盡憂慮。無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酒會詩七首

樂哉苑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高蒔。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鯈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餌鮪。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婉彼鴛鷺翼而遊。俯唼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沉浮。

○○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脩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棲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肅肅答風分生江湄。卻背華林俯泝丹堦。含陽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葉濃繁馥馥薰芳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雜詩一首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駕翼翼，揚鑣踟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絲絰。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嵇中散集卷第二

琴賦一首并序

輿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琴賦一首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敍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瞻。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糺隱深，確嵬岑崿，瓦嶺巉巖。峝崿丹崖，嶮崿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瓶限，鬱怒彭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濁汨澎湃，蟹螭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繁抱山

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恠琅玕瑤瑾翕絕叢集累積奐衍於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鶯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顧愛樂矣於是逐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湄指蒼梧之迢遙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駢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斬孫枝準量所任至人據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鏤會裏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徵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燭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躡踔蹀硌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青角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嵒嵒以相屬沛騰遷而覽趣翕韓眸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憐悵煩冤紓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漫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擒如志唯意所擬初涉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躇躋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

向蘭衆音將歇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驚紛躍臺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闌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繚矣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樣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垂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切掎以慷慨或怨懨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駕驛奔逐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瓊豔奇偉殫不可識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祀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敍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隱趨危醫若離鶴鳴清池翼若浮鴻翔曾崖紛文斐尾慊縵離纏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樓攢櫟捋縹綸漱冽輕行浮彈明爐暎慧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躚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簧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鷗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篋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邊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憮憮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懷嘆不

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歛愉懌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喧噦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途，或文或質，據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輶謳，狹牙喪味。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鷺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况蛟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與山巨源絕交書

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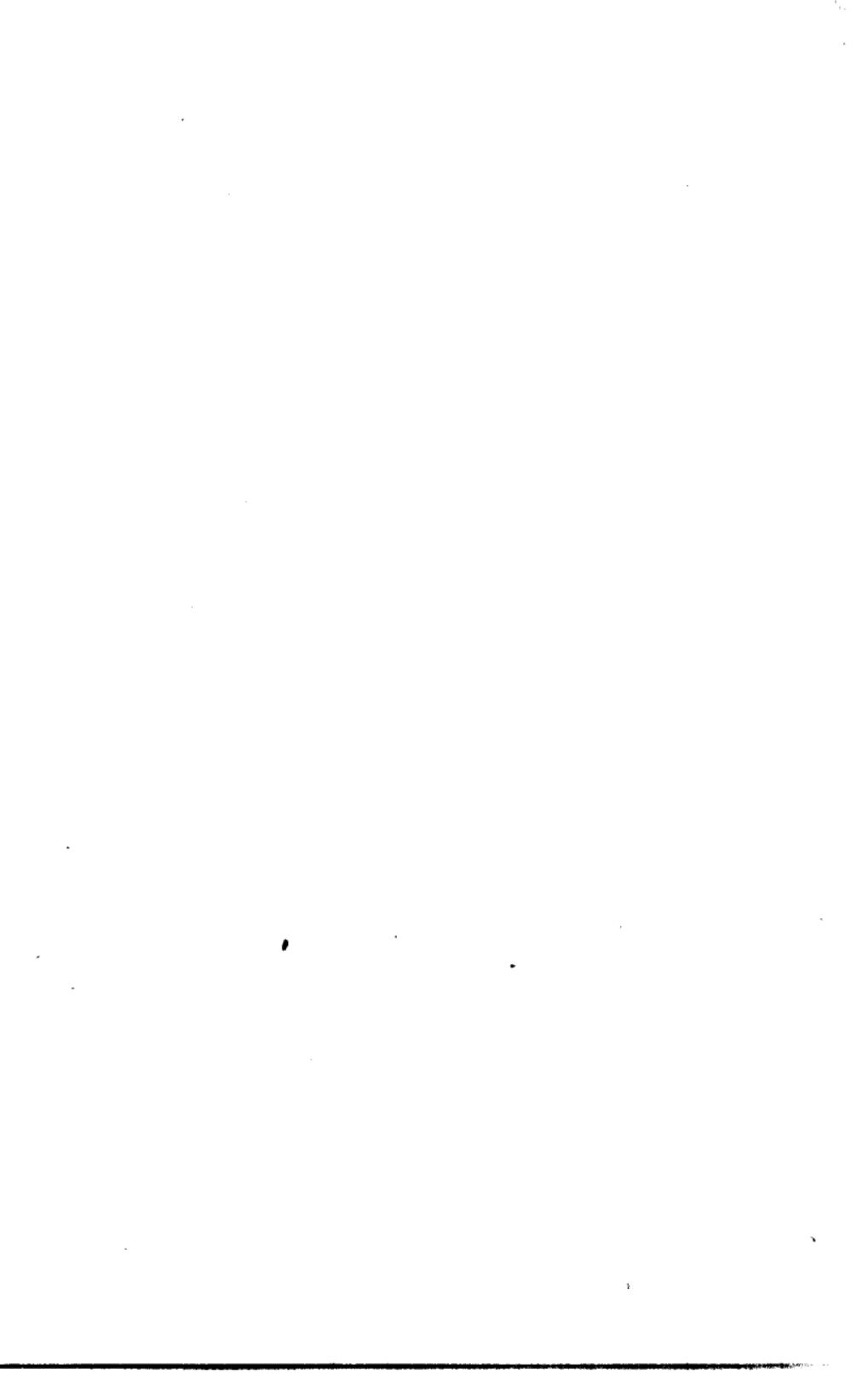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恠，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邊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擅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

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鶯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閑養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質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關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姦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

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偏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偏亢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鴟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尙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敍闋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翫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之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歡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灸背而美片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一首
嵇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

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嵇中散集卷第三

卜疑集一首

稽苟錄一首亡

養生論一首

卜疑集一首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烏之追鸞，富爲積蟲，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旣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予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讟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儒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寧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

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恆營營乎寧寥落間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很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娈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所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妄束縛而終在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因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於柳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何憂於人間之委曲

稽苟錄一首亡

養生論一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較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

得之何以言之失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髮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臣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之一無字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歸下有於字燁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有二解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解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茲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暗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齧一作齧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城。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澗。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隙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放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緩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哉。

嵇中散集卷第四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附

答難養生論一首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一首附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耆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腯。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

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肌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勾藥爲茶。蓼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者。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耶。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一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於內。而接於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

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誠生生之理。故勸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爲甘鳩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勤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已哉。且子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閨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絺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歛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

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嘲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勤也。誠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勑而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聳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粹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恆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止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鳩醴貪食者，忍飢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

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憇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恠哉。且凡聖人。有捐已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脩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齋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微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聞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旣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

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閣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未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恠於所未知。且平原則有粢粟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藻。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重酌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踰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城。必以菽麥爲珍養。謂不可尙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於稻稷。猶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杖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預子短折。穰歲多病。飢年少疾。故黃髮之叟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菊蕡梁聘。享嘉會。則肴餚旨酒。而不知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菊蕡梁聘。享嘉會。則肴餚旨酒。而不知皆淖浴筋脈。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處。竭辱精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蠭。鑿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葉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

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頰髮涓子以朶精久延偓佺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韭長耳邱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萊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卽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冬裸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枕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妙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愴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爲供養謂長生爲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酒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歎然還成易地則情變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耶假令斷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食者於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蛇蚺珍於越土中國遇而惡之脯

黻貴於畢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於中，以內樂外，雖無鍾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智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使謂仁理已畢，以此自感，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於馳騖，或運智御世，不娶禍故，以此自貴。此於用身，甫與鄉黨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於短期矣。或瓊粧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璞，棲心於玄冥之崖，含氣於莫大之渙者，則有老可卻，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於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

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中散集卷第五

聲無哀樂論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悉。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懸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

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誰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觀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蹟矣若音聲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悶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

自當有哀樂。但閻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顙然獨見矣。今矇瞽而墻而不悟。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闡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顙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饑。下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舍。怒不占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嚙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筭便出。無主於哀樂。猶篤酒之囊漬。雖筭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若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闡。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竟。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

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城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城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次律鳴管校其音耶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耶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

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聞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智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音猶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惠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簫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懶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簫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簫笛間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鼙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

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博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卑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情之應聲亦止於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竈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甘境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於內不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耶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

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事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懽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懽則感不感則懽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懽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會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懽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猝不及儻由此言之儻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噱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

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敘志，儻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諸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適，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勸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溺荒酒，足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勾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媱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

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於淫邪也。淫之興

嵇中散集卷第六

釋私論一首

管蔡論一首

明澹論一首

釋私論一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私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

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兒顯盜晉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諒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譏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餗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

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憎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爲有是而莫實乎已未有功基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時爲措而關於措是以不措爲拙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息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旣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廢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之可以無患而患措之不以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泰宰懿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旣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智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冀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是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尙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

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一首

名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會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辱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間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沈。一作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彰。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闡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

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惟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違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內兼叙，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一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爲人有膽可樂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達理失機。故國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尙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益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劒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穿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憑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

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晦，得一聘辭。夫論理性，折引異同，固尊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摭撫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速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鶻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鶻作賦，闇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益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鶻，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爲辭智而已矣。

嵇中散集卷第七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附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附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卽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繆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黃梓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菅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剗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尙何假於食膾毳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難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嵇中散集 卷第七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燬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因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烏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孰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觀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於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撻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堂爲內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無穢以仁義爲堯腐觀文籍則目瞧脩揖讓則變僵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齶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

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
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道耳。



嵇中散集卷第八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夫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于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滯支數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息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爲忌祟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祟生於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謹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

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趨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謹祟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墮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筴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謹祟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穢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

凡以忌累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荅於來問終慎神祇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斷以檢其要乃爲微若但撮提羣愚鷲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黔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卽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因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旣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

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天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壇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利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廚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

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質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益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墳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恠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譴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

言得無似蟪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觀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嵇中散集卷第九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附

易曰河出闢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未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三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解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寶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息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貴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息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

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足下忘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内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略於和以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贊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猶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廐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卽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益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

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謬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轔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兒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徒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蠅蛦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荅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已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麤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

以神其本不荅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 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擢無鬼之
弊兒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恩不誕兩機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
嗣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
嗣空借鬼神以謂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
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
謂禮爲情兒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修情兒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
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講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誠勸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
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失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
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韶武耶不思其本
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旣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
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於河
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禱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
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
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

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嘶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復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旣持相命。復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牆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於巖牆。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旣虛立吉宅。□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爲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爲足也。若唯信順於理尙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

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笑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開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古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闡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之宅不盡相命唯在闡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贊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闡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闡作有不盡則不闡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闡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貞宅授吉於闡遇設爲減福於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

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華見削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卽知當字長耳。巨君築宅而運其魁卽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吉宅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古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恠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卽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

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澗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強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知耳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頤索隱何謂爲妄

嵇中散集卷第十

太師箴

家誠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爲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繙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疚。石戶乘桴。許由輞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肇□□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益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綏素旗。周朝敗度。庶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樂書作難。主父棄禮。穀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權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逕顏。諛言順耳。染德生。

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皆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
億虛心導人尤求謙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燭燭無結秀之勤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口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達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

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而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鬪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使怨惡之情生矣。或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都大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

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冰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人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爲而作鬻貨微歛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又憤不須離摟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己輒當爲持之勿請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